

——被飢餓追著跑的時候，人會變得特別焦慮想哭哦，所以得要好好吃飯才行呢。

本以為是口耳相傳、哄孩子吃飯的話，沒想到會是真實的。

夜裡，一抹身影從窗戶翻入。

被窩裡捲縮著的身軀似是聽見了動靜，那人吸吸鼻子後有氣無力的在床的角落挪了挪，最後還是放棄掙扎般的躺在原位。

「晚上好啊，沒想到這次換我翻窗了呢？」

而湊夜並不在乎房間主人的反應，在輕輕將窗戶關好後，拍去身上沾到的小小雪花便朝床上捲縮不動的人走去。

「哼嗯～沒想到你真的躲在這裡呢，該不會又想說自己忘了約好要送我回來了吧？一連幾天害我徒步走了好久呢，一句話不說就消失了，你真的那麼不想看到我嗎？」即便來至床邊仍未得到歡迎，可湊夜的聲音仍舊平靜。僅僅，是那在平日像撒嬌般的輕軟鼻音，現在聽來更像是抱怨。

不過他並不擔心眼前的人會對自己的抱怨產生不滿，人繼續道：「早兩天想著你可能是心情不好就沒有去煩你，怎能想到你竟然真的就那樣丟著我不管呢。」

「再加上今天也一直在找你，走太久腳真的很痛哦。」雖然抱怨不斷，可湊夜其實不討厭從學校又或是資料走回宿舍的路程，只是他不喜歡孤身一人時雪花落於身上所浮現的冷意。「也不知道有沒有磨破呢——」

「……」

「怎麼？我都找到了還要裝作自己躲得很好嗎，快起來啦，我沒有生氣。」見床上的人怎麼都不作出回應，他也自顧自的找了個空位坐好，抬手輕敲對方蒙在被褥裡的頭顱，「怎麼啦？平日的吃飯時間不都會第一時間拉著我去食堂嘛，今天怎麼變得更嚴重了啦？到底是怎麼啦？受傷了嗎？」

唔，不過今天的三餐似乎都不符合他口味呢。

雖說諾亞好像在拿到食物的當下就一人跑出去吃了。

想著，湊夜歪歪頭繼續猜測在被窩裡裝死的諾亞到底發生了什麼，「騎腳踏車的時候不小心摔倒的嗎？」

「很嚴重嗎？你到底怎樣了啦……」

話畢，湊夜還等待了片刻，可房間除了他跟諾亞的呼吸聲便是一片死寂。

「哈啊。」在擔心的情緒達至最高點時，湊夜亦不再在乎小氣鬼諾亞會否因為被子被拉開而暗自生氣的可能，「你不說話那我就自己看啦。」本坐在床沿的他踢下鞋子就爬到床角，隨手拉開了被褥的一角。

映入視界的是諾亞那看來是被他自己搔亂的黑髮，正落著淚、泛著紅的眼眶，還有那被犬齒咬破，染上血色的下唇。

而，他本來低垂的兩眸現正散渙又無奈的看著自己。

「咦……？」

那從未見過的眼神又好，還是諾亞的哭臉亦是，未曾設想過的畫面都讓湊夜感到不知所措。

他一直以為，自己看見這人哭的時候會是無奈而平靜的。

也許會帶一點點好笑吧？

因為諾亞的哭臉應該很新奇——

「呃、」只是，那掀開被角的手卻無處安放的凝在半空。

湊夜一時組織不出對諾亞有效安慰詞彙，但他還是輕啟雙唇，語帶慌張的安撫起眼前無聲哭泣的諾亞，「唔、沒事的，我回來了、」

「嗯唔、諾亞是太餓了嗎……？我、我有帶糖果來哦、是你喜歡的蜂蜜口味哦？要不要先起來吃點什麼呢？」見那人沒停下哭泣，湊夜用袖子幫他擦拭被淚痕爬滿的兩頰。

「我想……你早上到中午也應該還沒吃過東西吧？現在應該會很餓吧……？呃呃、或者，你先坐起來讓我看啦、好不好？嗯？」緊張讓湊夜的語速不自覺變快，話音未落他就放下手裡的被角，伸手輕輕撫上諾亞的下唇，示意對方將咬緊的齒刃鬆開。

可是對方唇上深入皮膚的傷口卻讓湊夜皺緊眉頭，他聲音微顫的輕喚眼前快哭成泣人的少年：「諾、諾亞？」

「……」視線終於抓到焦點時，頭腦就被水份過度流失的痛楚卷席。不過，在湊夜的糾纏下諾亞總算鬆口，他張合雙唇，琢磨良久卻不知從何說起，「我、」

「好累，不想再——」最鍾愛的人、事、物在一瞬讓變得厭煩，這應該作何感想呢。

「……」可我總感覺，那是不可說的——對呼吸跟你都感到疲憊的時候，卻在再見你、聽見你，或是將焦慮與不安分享給你之當下，就會感到幸福和喜悅的事。

這樣的我很過份麼？

抬眸間注意到那雙銀瞳始終映出的自己，自責的思緒不經意在腦裡漫延。

「諾亞？」

可感受都是你給的，

只要你想收回，一切就會結束。

「……想你。」最後，諾亞撇開眼神，放棄了解釋。

他伸手曳住從光源處朝自己伸來的手，以會留下瘀青的力度扣住那人纖細的手腕，隨即將他拖進被窩。

而未等湊夜反應，諾亞就啃上他潔白的掌側。犬齒刺破皮肉的剎那，鮮血就從傷口溢出。為了不讓赤紅被棉絮吸走，諾亞馬上以唇舌吻上破口，啜飲那帶有鐵鏽味的暖意。

「呀！你！」

然而掌上熱辣辣的痛以及諾亞攻擊性的行動著實嚇到湊夜了，他淺色的眸裡全是害怕與對諾亞的不解，在下意識的驚叫一聲後湊夜馬上用手推開諾亞的臉。不過，在下一秒人又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叫聲說不定會被隔壁的孩子聽到時，比起高聲斥責諾亞，還是先壓低音量，以快要哭的不安的口吻嘗試跟對方對話：「你！你在做什麼啦、好痛的啦……別這樣啦、」

可是在無光的被褥裡不單是心情，似乎連聲音亦無法傳達。只見諾亞根本不理會湊夜，他鬆開緊扣的手後將湊夜翻過身，重重覆在對方身上，接著又抓住那人後腦勺上的短髮，將他的臉按進枕頭裡。

「啊、」

「唔——唔、唔！」

湊夜的驚呼還來從喉裡發出就被硬生的悶成含糊又難受的悲鳴。

未被咬傷的左手似要宣洩內心恐懼般緊抓住枕頭的邊緣，用力得連指節也泛出慘白，可在下一瞬，諾亞的另一手就隨即攀上湊夜的左手手背，將手從枕頭上拖離。

人那沒有多少血色的長指輕鬆擠進湊夜的指縫間，在將那人纖細的五指用力扣牢、握好後就低頭把唇印上湊夜的後頸，毫不留情的咬破。

「唔、嗚？」

嗚！嗚……嗚！」

在齒刃埋進雪白的剎那，鮮血、還有湊夜的哭叫就緊接而出。失去慰藉的五指可憐的搔刮床單，可當撕裂的痛如海浪般的再次將自己淹沒時，他也顧不上右手的傷把手緊握成拳，甚至連十趾趾頭也難受的絞緊。

就在此時，諾亞默默開了口。

「湊夜。」

鮮紅染滿了那人的唇，就連臉頰亦在用餐時暈染上傷口流出的甜蜜血色。

「我一直……在等你來。」而每當傷口上的血液看似要靜止之際，人又會以用再將其他完好的皮肉貫穿，就如要在完好的每吋也傳達並烙印上自己的心意般——

「但又很害怕，你真的會來找我。」直至得到回應前、他的空虛被滿足前，諾亞都想要繼續索求。

「可我想，我是喜歡你的。」即便，他不喜歡為過程作出解釋，可是他更不願在淚水滴落時被誤解成討厭。「最喜歡你的。」

明明如此喜愛，為何會痛苦得無法忍受呢——惟獨這份心情，諾亞始終無法理解。

「……嗚、嗚呼、」在湊夜的身體因痛楚而劇顫不止時，本以為已經被握至最緊的左手又被諾亞用力捏緊了幾分，仿佛要將痛楚與佔據注入記憶最深處般，連將控制指節的僅餘力量也被全數抽去。

「哈、嗚……」淚水、聲音乃至呼吸也被綿絮全數吸收。

恐怖的窒息感由然而至，可在意識飄忽之間，惟獨背後與脖頸上來自對方的體溫仍然鮮明。

好可怕、好想逃、可是、
更想被你需要。

「……」即使會被過重的愛所溺亡，湊夜亦不曾想從這份刺痛的心意中逃開。

「湊夜，有在聽麼。」穿刺、舔舐、吸吮的動作在後頸處一連重複了好幾遍，直至諾亞發現身下的嗚咽聲愈漸微弱、以及湊夜繃直的雙腿開始不自然抽搐，他才鬆開壓在對方頭部的力度。

「啊。」手改為輕輕摟住那人仍然發顫的腰枝，以指腹撫摸著他的過細的腰側，而蓋在諾亞身上的被褥此時亦從他背上滑落。「湊夜？湊夜。」

「呼、嗚……」重拾呼吸時，湊夜放開咬濕的枕套，撇過頭來側靠在枕頭上大口大口的呼吸著。被悶得赤紅的臉在滑落了兩道淚痕，在白燈光的眩目和失血的暈眩之下，他輕輕的眯起雙眼。
「嗚、嗚嗚、」

即使精神在重獲呼吸後稍為沒那麼害怕，可湊夜還是止不住的全身顫抖。
只是，在聽到諾亞的呼喚時，湊夜吸了吸鼻子，還是先抬起被淚水模糊的眼眸看往諾亞的方向。

「唔、」然而，看著對方從唇邊染至臉頰的、屬於自己的血紅，湊夜還是緊張的輕吸了一口氣。

「嗚嚶……好、了嗎……？」被咬傷的地方依舊刺痛無比，他自知大概沒有一、兩星期時間也無法恢復。可在時隔良久再次得到那雙異色眼瞳的注視時，心底所浮現的卻是異樣的滿足與征服感。

「嗚嗚、」也可能是如此，才會連那恍惚要把自己拆吃入腹的眼神也會覺得心動吧？

我想，我是需要你渴求的。
也許，更希望你只需要我、更滿足於我呢？
這樣的我會太任性嗎。可你不是最喜歡我了嘛——

「諾亞、」

假如我將心意浸上糖漬櫻桃的色彩，可以騙過你嗎？

「還要、繼續嗎……」

「嗯。」用鼻尖親暱的輕蹭湊夜濕潤的臉頰，諾亞點點頭，靠到對方的耳際用尖齒輕力斯磨。
「再忍耐一下好麼？」

「嗯、呼唔、」伴著諾亞溫熱的呼息與變得輕柔的動作，陌生的酥麻感開始從耳廓不斷流竄。意料之外的刺激讓湊夜軟下了腰，在發出一聲舒適的喘息後他急忙伸手捂住嘴巴，然後錯愕的緊盯眼前的枕頭。

而就算他不去留意，也能感覺到諾亞高度集中的視線正燒灼自己的臉部，
不過，如細雨般落於耳垂間的寵溺又讓這份過度熾熱的感受和心情蔓延至全身。

「那你輕一點哦……」湊夜吸了吸鼻子，鬆開嘴上的手後張口咬住眼前的枕套，看來是擔心驚呼聲再度從嘴間洩出，「不、不要再咬耳朵了……好好的抱著我、」在他變得含糊的哭嗓再度響起，下一秒就能感覺到摟在腰上的手明顯被收緊了。

「唔、」話語被無聲回應時，湊夜垂下兩眸，仍在不安中抖慄的雙腿被他輕輕交疊後用力夾緊，最後又看向等待著的諾亞，「你不可以放開……」

異色的目光早在湊夜的話音落下前就停在他軟紅的唇上，然而，在他乖巧的安靜下來時，諾亞亦得以看清那因哭過而變得更為飽滿與艷紅的唇形。

「……」不亞於血液的美味讓人頓時沉下了目光，而他更為渴望，也許是那雙的唇向自己傾吐的甜蜜，「嗯。」

唇會是甜的麼？

比想法先一步的是諾亞側頭印上半邊唇瓣的輕吻，還有，那絲經由溫度傳達而至的鐵鏽味。

「嗯嗚？」

「……」

「諾亞、怎麼了？」見對方作出預料外的舉動，湊夜雖然驚訝，仍是先擔心的問。在鬆開白色的枕套之際，本被遮蓋的半邊嫣紅亦完全佔據對方的目光。

縱然，兩人都明白親吻的正確意義，
可由赤紅所觸發的，是比飢餓更為強烈的，名為侵佔的渴望。

「……湊夜。」喉結上下滑動，諾亞再次吻上那張呼喚自己的唇。
他自然是喜歡湊夜乖巧忍耐的模樣的。

但更想的是，探索他想隱藏的所有聲音、想法與反應，接著將它們逐一品味、嚥下——讓那
仿佛每處都訴說著喜歡和接納的撒嬌跟呢喃將空虛填滿。

「把舌頭伸出來好麼。」